



陶靖節集卷之七

傳贊五首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悅親可以得意。苟違朝



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曼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
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
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
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
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
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
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
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
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
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

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寔。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

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
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
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
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
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
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
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
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
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
人儻。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

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况終身乎。穎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

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

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旣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

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

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備賃以致其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

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抱棺一作執斂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况童齒。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
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陶靖節集卷之七終

陶靖節集卷之八

疏 祭文四首

與子儼等疏

蘇東坡曰吾於
淵明豈獨好其
詩哉如其為人
實有感焉淵明
告儼等疏此語
蓋寶錄也吾真
有此病而不蚤
自知半世出仕
以犯大患此所
以深愧淵明歎
以晚節師範其
萬一也

告儼侯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
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
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
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
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

趙泉山曰或疑此疏規之遺訓似過為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靖節當易簣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表正風化與夫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

又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獎東西游未當作年過三十按靖節遊此十一年間自得陽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游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於歸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游官之有

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

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

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做。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

孤女。曷依曷恃。熒熒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右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

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竒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齧齒。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

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絲
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
常願携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
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
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柰何吾第。先我
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
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
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

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
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
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作涼風風氣蕭索。陶子
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
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
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

思悅曰此文乃
靖節之絕筆也

蘇東坡曰淵明
自祭文出妙語
於續息之餘豈
涉死生之流哉

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
絡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
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
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
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致百年。惟此百年。夫
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
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粹
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
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
所復戀。寒暑逾邁。二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
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
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
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寔難。死
如之何。嗚呼哀哉。

陶靖節集卷之八終

陶靖節集

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
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
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
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
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

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緜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

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
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
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
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
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

屈未爲辱齷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
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
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
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
延年送錢二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
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
睢陽蘇合彈與螳螂糞丸比哉

胡仔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
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
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
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
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
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
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此

言盡之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
於事情但不文耳

陳后山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
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
著力所能成也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

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
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
宋人物

朱文公語錄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
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
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朱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
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
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
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
得作詩之法

朱晦菴又曰芾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
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芾
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
又好名芾則自在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

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
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
超詣翠駿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
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
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
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
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
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
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
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
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
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
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
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
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

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恁可否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蔡寬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

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

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

陸象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五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

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

不著其迹此其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
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
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
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
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
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
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
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
明

楊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
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
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
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